

金史卷七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十七

酈瓊

李成

孔彥舟

徐文

施宜生

張中孚

張中彥

宇文虛中

高士談附

王倫

酈瓊字國寶相州臨漳人補州學生宋宣和間盜賊起瓊乃更學擊刺挽強試弓馬隸宗澤軍駐於磁州未幾告歸括集義軍七百人復從澤澤署瓊爲七百人長澤死調戍滑州時宗望伐宋將渡河戍軍亂殺其統制趙世彥而推瓊爲主瓊因誘衆號爲勤王行且收兵比渡淮有衆萬餘康王以爲楚州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累遷武泰軍承宣使未幾率所領步騎十餘萬附於齊授靜

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齊國廢以爲博州防禦使用廉遷驃騎上將軍宗弼復河南以瓊爲山東路弩手千戶知亳州事丁母憂去官宗弼再伐江南以瓊素知南方山川險易召至軍與計事從容語同列曰瓊嘗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命世雄才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敢愛死乎宜其所向無前日闢國千里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罪乃置而不誅不卽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耶衆以爲確論元帥謂宗

弼也及宗弼問瓊以江南成敗誰敢相拒者瓊曰江南軍勢怯弱
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帥何以禦我頗聞秦檜當國用事檜老儒所
謂亡國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顛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
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旣而江
南果稱臣宗弼喜瓊爲知言初瓊去毫未幾宋兵陷之而不守復
棄去乃以州人宋超守之及大軍至超復以州事委其鈐轄衛經
而遁去帥府使人招經經不下及城潰百姓惶懼待命瓊請於元
帥曰城所以不下凶豎劫之也民何罪願慰安之元帥以瓊先嘗
守毫因止戮經而釋其州人復命瓊守毫凡六年毫人德之遷武
寧軍節度使八年爲泰寧軍節度使九年遷歸德尹貞元元年加
金紫光祿大夫卒於官年五十

李成字伯友雄州歸信人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宋宣和初試

弓手挽強異等累官淮南招捉使成乃聚衆爲盜鈔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歸齊累除知開德府從大軍伐宋齊廢再除安武軍節度使成在降附諸將中最勇鷙號令甚嚴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不持雨具雖沾濕自如也有告成反者宗弼察其誣使成自治成杖而釋之其不校如此以此士樂爲用所至克捷宗弼再取河南宋李興據河南府成引軍入孟津興率衆薄城鼓譟請戰成不應日下景興士卒倦且飢成開門急擊大破之興走漢南成遂取洛陽嵩汝等河南平宗弼奏成爲河南尹都管押北路兵馬嘗取官羨粟充公費坐奪兩官解職正隆間起爲真定尹封郡王例封濟國公卒年六十九

孔彥舟字巨濟相州林慮人亡賴不事生產避罪之汴占籍軍中坐事繫獄說守者解其縛乘夜踰城逃去已而殺人亡命爲盜宋

靖康初應募累官京東西路兵馬鈐轄聞大軍將至山東遂率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渡河南去宋人復招之以爲沿江招捉使彥舟暴橫不奉約束宋人將以兵執之彥舟走之齊從劉麟伐宋爲行軍都統改行營左總管齊國廢累知淄州從宗弼取河南克鄭州擒其守劉政破孟邦傑於登封授鄭州防禦使討平太行車轅嶺賊從征江南渡淮破孫暉兵萬餘人下安豐霍邱及攻濠州以彥舟爲先鋒順流薄城擒其水軍統制邵青遂克濠州師還累官工兵部尙書河南尹封廣平郡王正隆例降金紫光祿大夫改南京留守彥舟荒於色有禽獸行妾生女姿麗彥舟苦虐其母使自陳非己女遂納爲妾其官屬負官錢私其妻與折券惟破濠州時諸軍凡係獲皆殺之彥舟號令毋輒殺免者數千人頗以此稱之然自幼至老常在行伍習兵事知利鈍海陵欲以爲征

南將佐正隆五年除南京留守彥舟有疾朝臣有傳彥舟死者而
彥舟尙無恙海陵盡杖妄傳彥舟死者以激勵之無何竟死於汴
年五十五遺表言伐宋當先取淮南云

徐文字彥武萊州掖縣人徙膠水少時販鹽爲業往來瀕海數州
剛勇尙氣儕輩皆憚之宋季盜起募戰士爲密州板橋左十將勇
力過人揮巨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人呼爲徐大刀後隸王龍圖
麾下與夏人戰生擒一將補進武校尉東還破羣賊楊進等轉承
信郎宋康王渡江召文爲樞密院準備將擒苗傅及韓世績以功
遷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其材勇是時李成孔彥舟
皆歸齊宋人亦疑文有北歸志大將閻臯與文有隙因而譖之宋
使統制朱師敏來襲文文乃率戰艦數十艘泛海歸於齊齊以文
爲海密二州滄海都招捉使兼水軍統制遷海道副都統兼海道

總管賜金帶文以策干劉豫欲自海道襲臨安豫不能用齊國廢
元帥府承制以文爲南京步軍都虞候權馬步軍都指揮使天眷
元年破太行賊梁小哥以本職兼水軍統制朝廷以河南與宋除
文山東路兵馬鈐轄宗弼復取河南文破宋將李寶於濮陽孟邦
傑於登封宋蔣知軍據河陽文遲明至其城下使別將攻城東北
自將精銳潛師襲南門城中悉衆救東北文乃自南門斬關入城
宋軍潰去追擊敗之破郭清郭遠於汝州鄭州叛復取之擊走宋
將戚方河南旣平宗弼勞賞將士賞文銀幣鞍馬充行軍萬戶從
宗弼取廬濠等州超授武義將軍知濟州在職七年移知泰安軍
海陵卽位錄舊功累遷中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金帶改濬州防禦
使未幾海陵謀伐宋改行都水監監造戰船於通州東海縣人徐
元張旺作亂縣人房真等三人走海州及走總管府上變州府皆

遣使効隨真等詣東海觀賊形勢皆爲賊所害州府合兵攻之累月不下海陵且欲伐宋惡聞其事詔文與步軍指揮使張宏信同知大興尹李惟忠宿直將軍蕭阿古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謂文等曰朕意不在一邑將以試舟師耳文等至東海與賊戰敗之斬首五千餘級獲徐元張旺餘衆請降是役也張宏信行至萊州稱疾留止日與妓樂飲酒海陵聞之師還杖宏信二百文遷定海軍節度使房真三人官賞有差死賊者皆贈官三級以銀百兩絹百疋賜其家大定二年詣闕自陳年老目昏懇求致仕許之以草恩遷龍虎衛上將軍卒於家

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人也博聞強記未冠山鄉貢入太學宋政和四年擢上舍第試學官授潁州教授及王師入汴宜生走江南復以罪北走齊上書陳取宋之策齊以爲大總管府議事官失意於

劉麟左遷彰信軍節度判官齊國廢擢爲太常博士遷殿中侍御史轉尙書吏部員外郎爲本部郎中尋改禮部出爲隰州刺史天德二年用參知政事張浩薦宜生可備顧問海陵召爲翰林直學士撰太師梁王宗弼墓銘進官兩階正隆元年出知深州召爲尙書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冬爲宋國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恥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館之都亭因問以首邱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爲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問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必瑋哩使還以問坐是烹死初宜生困於塲屋遇僧善風鑑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爲於建劍已而汝爲敗變服爲傭秦之吳翁家三年翁異之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傭事惟

謹主人乃亦寘疑邪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成
餒而汝獨孫諸儕且撤器有歎聲是以識汝非真傭也宜生遂告
之故翁贖之金夜濟淮以歸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擢第一其後
竟如僧言

張中孚字信甫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堡父達仕宋至太師封慶
國公中孚以父任補承節郎宗翰圍太原其父戰歿中孚泣涕請
迹父屍乃獨率部曲十餘人入大軍中竟得其屍以還累官知鎮
戎軍兼安撫使屢從吳玠張浚以兵拒大軍浚走巴蜀中孚權帥
事天會八年睿宗以左副元帥次涇州中孚率其將吏來降睿宗
以爲鎮洮軍節度使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安撫使齊國建以什
一法括民田籍丁壯爲鄉軍中孚以爲涇原地瘠無良田且保甲
之法行之已習今遽紛更人必逃徙祇見其害未見其利也竟執

不行時齊政甚急莫敢違人爲中孚懼而中孚不之顧未幾齊國
廢一路獨免培克之患天眷初爲陝西諸路節制使知京兆府朝
廷賜地江南中孚遂入宋宗弼再定河南陝西移文宋人使歸中
孚至汴就除行臺兵部尙書遷除參知行臺尙書省事明年拜參
知政事貞元元年遷尙書左丞封南陽郡王三年以疾告老乃爲
濟南尹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宿王移南京留守又進封崇王卒年
五十九加贈鄧王中孚天性孝友剛毅與弟中彥居未嘗有閒言
喜讀書頗能書翰其御士卒嚴而有恩西人尤畏愛之葬之日老
穉扶柩流涕蓋數萬人至爲罷市其得西人之望如此正隆例封
崇進原國公

張中彥字才甫中孚弟少以父任仕宋爲涇原副將知德順軍事
睿宗經畧陝西中彥降除招撫使從下熙河階成州授彰武軍承

宣使爲本路兵馬鈐轄遷都總管宋將關師古圍鞏州與秦鳳李彥琦會兵攻之王師下饒風關得金洋諸州以中彥領興元尹撫輯新附師還代彥琦爲秦鳳經畧使秦州當要衝而城不可守中彥徙治北山因險爲壘今秦州是也築臘家諸城以扼蜀道帥秦凡十年改涇原路經畧使知平涼府朝廷以河南陝西賜宋中孚以官守隨例當留關中熙河經畧使募洧謀入夏將闚關陝中彥與環慶趙彬會兩路兵討之洧敗入於夏中彥與兄中孚俱至臨安被留以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靖海軍節度使皇統初恢復河南詔徵中彥兄弟北歸爲靜難軍節度使厯彰化軍鳳翔尹改尹慶陽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寧州刺史宗室宗淵毆死僚佐梁郁郁遠人家貧無能赴告者中彥力爲正其罪竟寘於法改彰德軍節度使均賦調法姦豪無所蔽匿

人服其明正隆營汴京新宮中彥採運關中材木青峯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使構崖駕壑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浮梁巨艦畢功將發旁郡民曳之就水中彥召役夫數十人治地勢順下傾瀉於河取新秫稽密布於地復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衆乘霜滑曳之殊不勞力而致諸水俄遷平陽海陵將伐宋驛召赴闕授西蜀道行營副都統制賜細鎧使先取散關俟後命世宗卽位赦書至鳳翔諸將惶惑不能決去就中彥曉譬之諸將感悟受詔上召中彥入朝以軍付統軍喀齊喀及見賜以所御通犀帶封宗國公尋爲吏部尙書上疏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

今使掌關市者征而不譏苛留行旅至披剔囊笥甚於剽掠有傷
國體乞禁止從之踰年除南京留守時淮楚用兵士民與戍兵雜
居訟牒紛紜所司皆依違不決中彥得戍兵爲盜者悉論如法帥
府怒其專決劾奏之朝廷置而不問秩滿轉真定尹兼河北西路
兵馬都總管未幾致仕西歸京兆明年起爲臨洮尹兼熙秦路兵
馬都總管華州劉海構亂旣敗籍民從亂者數千人中彥惟論爲
首者戮之西羌吹濟雅原作吹折密藏原作密藏隆普原作隴通彭布原作龐拜四族
恃險不服使侍御史沙醇之就中彥論方畧中彥曰此羌服叛不
常若非中彥自行勢必不可卽至積石達南寺酋長四人來與之
約降事遂定賞而遣之還奏上大悅遣張汝玉馳驛勞之賜以毬
文金帶用郊恩加儀同三司以疾卒官年七十五百姓哀號輟市
立像祀之

贊曰自古健將武夫其不才者遭世變遷賣降恐後此其常態君子之所不責也酈瓊徐文是已施宜生反覆壬人李成盜賊之靡孔彥舟漁色親出自絕人類又何責也張中孚中彥雖有小惠足稱然以宋大臣之子父戰沒於金若金若齊義皆不共戴天之讐金以地與齊則甘心臣齊以地歸宋則忍恥臣宋金取其地則又比肩臣金若趨市然惟利所在於斯時也豈復知所謂綱常也哉吁

宇文虛中字叔通蜀人初仕宋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天會四年宋少帝已結盟宗望班師至孟陽宋姚平仲乘夜來襲明日復進兵圍汴少帝使虛中詣宗望軍告以襲兵皆將帥自爲之復請和議如初且視康王安否頃之臺諫以和議歸罪虛中罷爲青州復下遷祠職建炎元年貶韶州二年康王求可爲奉使者虛中自貶中

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是時興兵伐宋已留王倫朱弁
不遣虛中亦被留實天會六年也朝廷方議禮制度頗愛虛中有
才藝加以官爵虛中卽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明年洪皓至上
京見虛中甚鄙之天會十三年熙宗卽位宗翰爲太保領三省事
封晉國王乞致仕批答不允其詞虛中作也天眷間累官翰林學
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太祖睿德神功碑進階
金紫光祿大夫皇統二年宋人請和其誓表曰自來流移在南之
人經官陳說願自歸者更不禁止上國之於敝邑亦乞並用此約
於是詔尙書省移文宋國理索張中孚張中彥鄭億年杜充張孝
純宇文虛中王進家屬發遣李正民畢良史還宋惟孟庚去留聽
其所欲時虛中子師瑗仕宋至轉運判官攜家北來四年轉承旨
加特進遷禮部尙書承旨如故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直